讀詩略記

一

為非也晦翁所嫌者發人閨門隱僻之事非温柔敦厚之道然居民上而載高位者肆然宣淫而無忌君子處其國安能默默而已若新臺牆茨諸篇已不勝喋喋矣所不可解者桑中靜女之詩若為留連佚蕩之語似乎勸之耳然靜女序曰刺時則是借男女以寓言譬如楚辭所云其不為刺淫明矣惟桑中序曰刺奔而左傳亦稱桑中之色其為淫奔之事無疑而玩其辭氣知詩人之所刺者其意也尚未有其事未有其事而有其意不

之說未為非也不然季札論樂至於邶鄘衛咸稱其美而無貶辭於鄭則僅譏其細而不及淫豈詩之邪者已黜於未刪之前而反收於既刪之後乎必不然矣晦翁續楚詞若高唐諸賦猶斥而不錄又何疑於夫子

論詩樂

晦翁以鄭聲淫即此鄭風而是辨之者曰音律為聲篇章為詩辭旨醇正而節奏放濫即為淫聲辭旨佚蕩而節奏緊嚴即為正聲不得以聲而累辭也如樂記云商

最短為羽後世易之以唇舌喉齒牙而五方之音不可强齊故令之歌者平仄不協清濁不調不可以歌而喉舌之間不甚致辨則亦可以因俗而識雅因令而知古矣以此推而究之絕學或可復明古調或可再作乎或曰關關雎鳩四字皆屬平聲之清殆難播之絲竹曰古人諧聲存乎通變如易之象不可典要也泮水次章四聲通叶當時自有轉借之法令不可以盡知亦可以意會也至以人聲而播之絲竹其無定音愈可知矣無定

之不失職喻士之不失職非比乎以蘋蘩薀藻之菜筐
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然其間亦有
不可解者鄉飲酒以及燕射之禮其合樂皆歌周南之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蘩采蘋他詩無或及者
其於詩義又何所取何所去也至於肆夏之三宗廟之
詩也而叔孫豹以為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之三周家
受命之詩也而叔孫豹以為兩君相見用之以燕享而
干宗廟之樂何以不嫌於瀆以諸侯而干天子之樂何

以不嫌於僭鄭康成曰饗賓或上取也葢古之嘉禮吉禮固有上攝一等之例如昏禮士乘墨車是上攝大夫也祭統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是上攝王后也則樂亦或如之頋以夫人而上攝王后亦後世之僭禮況諸侯而可上攝以逼天子乎三家者以雍徹夫子已明譏之而燕居篇記夫子之言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客出以雍徹以振羽他不具論即以雍之一詩言之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既無取於三家之堂矣又何取於諸

侯之宫也或曰他事為借用徹則為正用借用則可正用則不可然與否與若自邶至豳十三國風無一見用於古禮者故程泰之謂十三國風俱不入樂徒歌而已則季札觀樂於魯工之所歌或稱其大或譏其細或美其泱泱或美其渢渢是豈獨以人聲論者安得謂其不入樂也揔之三百五篇寄意深遠苟以比興之義觸類而廣通之則國風之被於樂何所不可雖亂世之音怨怒既經夫子删定而後是皆近於和平者矣豈復煩後

而不能察舌撟而不能下幾無以別其真僞矣若定之
方中則其尤亂真者也豈一齋稱引地理以楚與堂在
令曹與魚臺兩縣皆為魯地楚宮者即春秋襄公三十
一年所書公薨於楚宮者也季彭山亦以春秋書城楚
丘不言城衛以內辭書之蓋魯自城也而此詩之稱秉
心塞淵騋牝三千又與駉篇恰合遂斷以為魯風而三
傳小序之說皆不足信近日何玄子復據左傳以駁之
以為楚宮作於襄公非僖公也是以傳証傳固一齋彭

山之所不取鄒肇敏已辨之以為不見於經亦出左氏之誣詞耳至引管子呂覽之書以相難無論呂覽在三傳之後即管子一書亦多後人所加故桓公封衛一事凡三見而莫同一曰馬三百匹一曰車三百乘一曰車五百乘其非實錄可知以是相難亦未足以服諸子也今以經証經而諸子之說當自絀矣春秋書諸侯城緣陵城虎牢皆不書其國又何疑於楚丘所疑者惟不書諸侯為異則後此襄五年之戍陳十年之戍鄭虎牢亦

與諸侯同事而不書諸侯公羊氏曰不書諸侯離至不可得序也比事而觀其義可覩矣戎狄亂華兄弟急難即其境内而遷之固尊王之事不得謂之專封施者受者俱無不避此春秋之所與而詩之所為頌美也若魯自城春秋所書多矣孰非備冦何獨咏此惟明乎春秋之義而此詩之義不待辨矣地名之或同或異又不待辨矣子貢傳與申培説之為偽作復何須致辨哉

讀詩畧記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讀詩畧記卷一

明 朱朝瑛 撰

國風周南

南者樂名也蓋本其土音以作歌也呂氏春秋有東西南北四音皆因其地以作則二南之作可知已

關雎

不詳釋者俱從集註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序曰后妃之德也晦翁云關雎一詩文理深奥如易之乾坤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如此顏伯子云琴瑟友鐘鼓樂隱然有兩間太和氣象凡人非嘻嘻則嗃嗃自揣閨門寢處能有此氣象否張元岵曰周自姜嫄肇生世有壹德文王之聖克紹前休所不可知者歷代聖母難為繼耳一旦天作之合大邦有子佳兒佳婦適符宿願其慶幸可勝道耶故寤寐反側琴瑟鐘鼓皆王季之真情太任之實事

宮中之人躬逢其盛不覺手舞足蹈而作此詩也

左傳雎鳩氏為司馬則其為鷙鳥之屬明矣禽經曰雎鳩魚鷹也雎從且不從目詩人以之興后妃者祇取義于關關以聲之相應興德之相匹非取義于雎鳩也匹夫匹婦摯而有別者亦多矣何足為后妃稱道乎說文云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孔氏云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揚雄王肅謂善心為窈善容為窕非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興意只在左右二字以左右無方興起愛慕之心無所不至非必以荇菜喻淑女也芼以菜和羮也儀禮鉶芼内則雉兔皆有芼是也荇者蓴菜之屬周禮醢人四豆之實無之用以為芼如今之蓴羮也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序曰后妃之本也張綱云斯干之卒章祝其女子無詒罹于父母覩后妃之歸寧然後知其父母免于憂也此深得序義矣后妃之服勤節用皆從父母起念自與庶人之治生者不同故曰后妃之本也黄鳥灌木歷歷現在想見無斁神情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

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

寧父母

師氏昏禮注云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

道教人者為姆是即女師也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序曰后妃之志也按文王三分有二不改臣節后妃志文王之志故雖當如燬之世行役艱危后妃念之誠深而安于無所逃之義不敢巽文王之不久于役惟期我之不永憂傷而已若徒言后妃思念君子亦人情之常何足云志

卷耳即今蒼耳荀子曰頃筐易盈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劉原父曰心不在故無獲也寘彼周行謂行役不息若棄之道路然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文王陟也我后妃自我也文王之馬之僕即后妃之馬之僕也酌酒亦懸擬之辭兕觥即令之犀觥洪武初九真曾貢兕謂之獨角犀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云何吁矣義無所辭也

樛木

頌美方伯而作詹詹細響予偽傳揣摩最巧最易亂
真不可以不辨
何玄子曰易詩左傳皆連言葛藟豈必二物生于一
處徐鍇謂藟為葛蔓是已嚴粲曰動罔不吉謂之福
履易所云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是也以婦人而有君
子之德故稱君子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二月綏多士女桃之華蓋因時物以起興其實其葉則又因華而及之耳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兔罝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序曰后妃之化也按后妃樛木之化行則在廷之臣莫不休休好德引進賢才故在野武夫皆有奮起在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序曰后妃之美也在上美德在下美俗也芣苢為藥其用甚廣不止治産難而已但此草所在皆有取之甚易故婦人閒暇得以收其利也采芣苢而出得芣苢而還極優游自適之中絶無翺翔嬉戲之態所以

人能勸其夫以義故本之道化發咏于婦女者亦所
以歸美后妃也與芣苢同休息韓詩外傳作休思貞
女之出非無事而以為游女者從容閒適之度望之
如游女也漢水出今陝西沔縣江水出今四川灌縣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秣馬秣駒猶言願為執鞭之意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陸璣疏云蔞髙丈餘蓋亦草中之最翹翹者

汝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序曰道化行也以婦人而知君臣之大義可謂知道矣惟后妃志文王之志而南國之婦人皆心后妃之心而勉其夫以道文王之道也

汝水出令河南汝州周禮衛枚氏注云枚狀如箸是

小枝之柔者曰條勁者曰枚也惄爾雅釋詁訓思釋言訓飢毛傳云飢意已兼二義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毛傳云魚勞則尾赤春秋左傳如魚赬尾鄭氏謂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說文魴赤尾魚令魴魚尾多赤肥故也令以此推之則魴魚赬尾蓋喻當日之長吏也若民之勞方將為沸釜之游何止尾赤而已

然辭表矣按諸鳩未甞居鵲巢居鵲巢者鸜鴿耳中華古今注云鵻鴿一名鳴鳩一名鶻鵃爾雅云鳴鳩鶻鵃而鵖鴿之聲鶻鵃然則鵖鴿之為鳴鳩無疑或以鳴鳩為布穀或又以為戴勝皆非也詳小雅及禮記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何玄子曰大雅萬邦之方箋云方猶嚮也謂在他所而嚮望之也此章主送者言故曰方前章主迎者言

故曰居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序曰夫人不失職也按國君祭祀則夫人薦豆蘩可為豆實故采之或為親蠶之說者謂被非夫人祭祀之服也周禮追師掌為副編次次者髮也髮者被也卿大夫妻用次然稽之周禮天子享先公而下皆下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余讀此序而知讀詩之難也向讀此詩以為集註之説確不可易矣及再四思之凡人離別之久念之而憂憂之而傷苟得一見則憂傷之情即怏然氷釋矣出車之詩曰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是也此詩則曰既見矣又曰既覯一似沉吟反覆徐然後解者何其舒緩而不切于情也以此詳究之其為咏初嫁者無疑泛見曰見接見曰覯初嫁之時惟恐不得當于君子而貽罹于父母故憂之而至于傷悲是其所憂者不在難見而在難于相接故憂之釋必于既見而又既覯也其謙畏自持之況于二語想見之以是知序之首語信非後人所能揣摹也此詩全用出車而意旨自

別古人作詩抒寫性情文辭之間不嫌蹈襲如此
爾雅草螽曰負蠜即草蟲阜螽曰蠜亦草蟲之類令
皆謂之蚱蜢陸佃云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詩蓋
取唱隨之義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說
采蕨采薇皆賦其所見也蕨萁有粉令人取以為餌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

為教成之祭彰彰有據矣不言魚者箋云魚為俎實
男子設之也女已許嫁故稱大夫妻且以明其能循
法度婦道已成也嚴華谷云本草萍有三種大者為
蘋中者為荇小者為萍萍即薸也蘋與萍不同蘋可
茹而萍不可茹也陸璣疏云藻有二種其葉一如雞
蘇一如蓬蒿煮熟挼去腥氣皆可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湘韓詩作䰞音同通用箋云亨蘋藻者于魚湆之中

甘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序曰美召伯也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陜周公左召公右是分陜在武王時鄭譜以為文王非也棠今棠梨也

茇草舍非作舍也可以自蔽如草舍故曰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説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序曰鵲巢之功致也南國諸侯得夫人之助能正其家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故歸功于鵲巢所致以明所以致此者非偶然也兎罝言后妃之化專指后妃而言此言鵲巢之功則兼諸侯與夫人也

紽釋文作它又作佗按史記龜策傳蘸酒佗髮註謂被髮也毛傳曰古者素絲以英裘英釋文音暎盖以

素絲之紃被其縫中為隱�android也緎者表其界限總者表其聯合也羔裘以黑故素絲飾之取其易見也禮緇衣羔裘為大夫之朝服然燕居亦得服之其所重在冠而不在乎衣裘也詳禮記玉藻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殷其靁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

之也男不能備禮故不敢求女而女之家求之也求有選擇之意故曰庶士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塈與民之攸塈同蓋收拾厝置之意東萊改作暨非是

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序曰惠及下也篇中絶不及感恩一語玩兩寔字有心和氣平帖然自足之意感激欣幸隱隱言外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裯本音刀說文云衣袂衹裯蓋短衣也今與猶叶當通作幬箋云床帳是也進御者别施床帳君有時不御也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序曰美媵也前章言妾之引分自安可以見嫡之能慰其下此章言嫡之悔過相得可以見媵之能感其上不我以謂不用之于君所也不我與謂不與之同進于君也不我過謂既悔既處之後不我督過也故不過之下直接以嘯歌若與不以不與同義則辭意不相屬矣

夏水自江而別復通漢而入江令名夏口是即所謂汜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序曰惡無禮也按昏禮五禮皆用鴈納徵則用幣以死麕死鹿為鴈幣此所謂無禮者故貞女拒之如云强暴相陵何不痛絕之而謂之曰姑徐徐云爾乎吉士善良之士特未能備禮非强暴也不以禮來近

於戲矣故曰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如玉言其貞也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孔仲達曰非禮相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

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序曰美王姬也孔仲達曰稱平王者猶大誥稱寧王

言人物則先平王之孫君臣之分也言婚姻則先齊
侯之子夫婦之義也

騶虞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序曰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則庶類蕃殖蒐狩以時也按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
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為官名明矣月令田獵命僕及
七騶周禮山虞澤虞田獵則萊山澤之野是也騶虞

邶

總之衛詩也采詩者本其所作之地故分為三國及後之樂章乃混而用之如季札觀樂於魯樂工為之歌邶鄘衛是也既混而用之勢不能無錯簡相沿已久何由辨正夫子亦因其舊而已

栢舟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石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讀詩須合如此此理會

綠衣

綠兮衣兮綠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序曰衛莊姜傷己也程子曰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

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鄭箋云今俗人嚔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按此等諺語最肖婦人口吻至今猶然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擊鼓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序曰怨州吁也按伐鄭之役圍東門五日而還可謂

甚速而衛人之怨如此是怨其弑逆不樂為之用也然土國城漕為猶愈者雖為之用未至于助逆而張其焰也觀其憂不在伐鄭而在平陳與宋則不以喪師為憂而反以多助為憂可見矣居處喪馬失伍離次不用命也不我活不我信者知失伍之罪必至見誅也寧失伍以取戾不肯衝鋒以犯義此詩之所以見録也不然當時連諸侯之師其勢甚盛豈有惴惴死亡之患哉

踴躍用兵即左傳衆仲所云阻兵安忍之狀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不我以歸當時必先有逸歸者詩人恨其不得與俱

也士不用命如此故復乞師于魯而後克之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何玄子云契合也濶離也言死生離合皆有相約之

成言誓不相忘也

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序曰美孝子也按詩之美刺猶春秋之褒貶也春秋之法有明加褒貶者有直書其事而褒貶自見者惟詩亦然有明示美刺者有直述其語而美刺自見者如此詩是也

凱與愷同爾雅李巡解云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

凱風嚴華谷曰母之養子少時最勞苦故于天天言

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在今濮州水經注云濮水支津東逕浚城城側有

寒泉罔

晛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晛睆毛傳曰好貌謂毛羽鮮明也字俱從目本言目

自詒伊阻惜其恃能以犯難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實勞我心慮其貪功以名禍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序曰刺衛宣公也晦翁曰此刺淫亂之詩未見其為

刺宣公然衛俗之淫亂宣公實有以導之則其刺衛

俗者即為刺宣公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軌與軓轍之軌字同義異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而

少儀云僕祭左右軌范注云軌與軹同謂轊頭軓與

范同謂軾前此以韻叶之注疏作軓音犯非也當從

車九聲所謂轊頭是也蓋以不至濡軌及車上也求

牡或以牝鷄雄狐証禽獸相通亦是蓋以比女之求

男爲更可醜也舊說以軌爲轍以牡爲獸不如此解

爲順其牡者其所配也此亦發乎情止乎義之意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士昏禮用鴈注謂取其陰陽往來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序曰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嚴華谷曰習習不斷也谷風大谷之風也又陰又雨無清明開霽之意喻夫之怒不休息也合之小雅谷風此解為正葑菲根葉皆可食禮坊記云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注曰無以其根美則併取之併取之則盡利也詩蓋以不盡物之利喻君子不

竭人之忠以全夫婦之交也左傳引此以為取節此
鄭氏之所本也要非正解德音謂夫之德音也與日
月章之德音同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呂東萊曰畿門閫也韓詩白石為門畿按郊特牲丹
漆雕幾之美注云幾謂沂鄂沂鄂垠鄂也幾與畿通
荼一名苦苣即白苣而味苦亦可生食若荼蓼之荼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讐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
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錢長玉曰毒藥攻病不得已而用之愈即棄去故曰
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
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說文云洸水湧貌蒼頡篇旁決曰潰言怒之盛者如

水之涌而決也肄與勩通左傳伍員曰若為三師以肄焉是也既詒我肄是竭人之忠也程子解作習者非是塈云息者安頡之意謂安頡其家計不至于顛覆也與傾筐塈之之塈義亦相同

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鄭淡泉曰上言中露下云泥中猶云側身天地耳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旄丘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序曰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救也鄭康成曰衛爵稱侯令曰伯者時為州伯也按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皆用賢侯為之衛為州伯不可考史記自康叔而後至貞伯六世皆稱伯是必為州伯耳行賄之說妄也康叔固為侯矣左

傳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其事在衛穆
公時時衛無為州伯者意作詩之時尚在貞伯以前
黎但見逐于狄而未失地故式微之詩曰胡不歸後
二百餘年而始為所奪與路史黎子姓侯爵即西伯
所戡者呂氏春秋則謂武王封帝堯後于黎城豈滅
之而更封與黎城今山西潞安府屬縣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集註或曰蒙戎訊衛臣憒亂之意張元岵曰左傳狐裘蒙戎一國三公意正與此合匪車不東言我非不往求奈政出多門紛紜議論無有同心共濟者耳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毛傳云流離鳥也陸璣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其子長大還食其母蘇子由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已患也褎毛傳云盛服也漢書董仲舒傳褎然為舉首義與此同故生

按燕禮樂工席于西階主人有獻爵此不俟公言者
既卒爵之後公復有奠觶之賜以旅于西階此則以
公言而錫也揔之以禮釋詩不必盡合亦畧舉其槩
而已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
說文云苓卷耳也則苓與藎不同本草卷耳為隰草
甘草為山草

泉水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序曰衛女思歸也此詩之作盖在狄伐邢之後其勢必將及衛故衛女思之而憂也不及二年狄果入衛君子多衛女之先見云曰不瑕有害言衛國禍難之作不在久遠故欲速往而為之謀也前之謀于諸姬者亦即此意而事難遥度不如親見之為愈耳雖自

知無益而情有不能自恝者列女傳曰許穆公夫人衛女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女因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今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使邊境有寇戎之事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蓋衛國歷宣惠之淫亂國人久已不服又重以懿公之怠荒即婦人女子蚤知其必敗況賢如許穆夫人者在家已慮之其適他國而憂思永歎固其宜也或以為是即許穆夫人之作當非謬說

泉水在今河南輝縣淇水出今河南林縣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泲濟通說文云泲沇也書沇水東流為濟禰瀰通水經注巨洋水一曰朐瀰出朱虛縣小泰山北即今臨朐縣瀰水也泲禰皆齊地是時齊桓為伯主又婚姻之國故衛女欲往為衛告急也遠父母兄弟者言父母兄弟且遠之況適他國于義或不可耳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瑕遐通隰桑遐不謂矣表記引之作瑕不遐言不遠也

隋志邢州有干山言山是干言為邢地也春秋莊末年冬狄伐邢閔元年春齊人救邢齊桓是時未知在齊乎在邢乎故衛女既欲往齊又欲往邢蓋無聊之極思與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爾雅出同歸異為肥須漕皆今直隸滑縣地漕左傳作曹

北門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序曰刺仕不得志也此葢自刺之詩言其始之不審

而委身暗君以及此也出自北門以言背明向陰投
足之差也卒歸之于天而安之臣子之誼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埤說文云增也毛傳訓厚言如土之增而厚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敦毛傳亦訓厚當與埤義同鄭訓投擲蓋方言也令

夫罷唐書柳仲郢每遷官必烏集其第是漢唐以前皆以烏為祥也狐為妖以喻小人烏為祥以喻君子赤者其色顯黑者其色晦莫赤匪狐以喻顯者皆小人莫黑匪烏以喻晦者皆君子也

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序曰刺時也按此詩辭旨大抵感蕞俗而思貞士故託言于静女也期會贈遺貞士所不廢而介然不移

之操有類乎女子之守貞也若實指女子而言豈有期會贈遺不為淫奔者乎乃左傳云子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言不以三章之辭害一語之志也則此詩之不為淫奔明矣不為淫奔而期會贈遺以是知其為寓言也張籍節婦吟曰君知妾有夫遺妾雙明珠感君纒綿意繫在紅羅襦此豈節婦所為寓言者固自無嫌也

既曰俟之又曰不見總狀其人若近若逺之意愛石

經說文俱作僾云彷彿也此皆虛擬之辭非實事也
下二章倣此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
其罪殺彤管之貽以自明其動無越禮也彤管有煒
者令德之光被于彤管故可說女美之女當作汝指
彤管也或云古以刀為筆不得用管而太平御覽引
太公金匱有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雖未足據然書

諸紳者不可以刀明矣禮內則男女皆佩管注云筆彄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自牧歸荑者以自明其謝繁華守素樸之志也物以人重其人之德美物雖賤而可貴苟非其人繁華何足慕哉言外有鄙夷一切之意

新臺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序曰刺衛宣公也爾雅云籧篨口柔戚施面柔晉語又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大抵口柔者飾辭于外也故常仰面以觀人有類于籧篨面柔者貟愧于中也故常低首以下人有似于戚施爾雅正為此詩作解也

鮮左傳叔仲帶曰葬鮮者自西門註不以壽終曰鮮不鮮者蓋惡其不早死與郝仲輿曰籧篨以葦席為人形即喪禮所設之重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不殄蓋惡其不遽殄滅與舊訓鮮為少訓殄為絕殊
難解籧篨為舉體之疾不可以多少言又為終身之
疾不可以絕續言如云不乏其人是籧篨之疾不足
怪矣又非詩人語氣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設魚網而得鴻猶未遠于類也求燕婉而得戚施不
大相剌謬哉此反興也如以鴻比宣公鴻何慚于魚

而分別美惡戚施說文作䵷䵷詹諸也爾雅又謂之鼀䵷今謂之蟾蜍鼀音去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序曰思伋壽也劉向新序曰宣公之子伋也壽也壽之母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後又使伋之齊載旌以往壽竊其旌以先盜殺之伋

至痛其代死載其尸還至境而自殺此詩之作蓋在
乘舟時非使齊時也按新序所載與左傳史記大同
小異其間雖有謬妄詳玩詩詞則頗有相合者二子
之死未為得正然觀過可以知仁故録其詩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不瑕有害與泉水解同謂此行或可倖免不久終為
所害也蓋謀之不中為計益酷詩人料之審矣害叶
暇憩切漢書夏侯敘傳用此韻

鄘

柏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寔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序曰共姜自誓也郝楚望曰衛世子共伯蚤死共姜未嫁而守義也兩髦者童子之飾按禮内則拂髦為冠者童子之通飾玉藻之不髦士喪禮與喪大記之脱髦皆不專指童子惟左傳云弁髦而因以敝之注

云童子垂髦初加之冠謂之弁髦是髦者專指童子而言也蓋童子垂髮爲髦至長而束髮加冠則假他髮爲之以象童子之飾而順父母幼幼之心故惟童子稱髦冠者雖髦不以髦稱非其實也詩所稱髦士皆少者之稱謂垂髦而俊秀者觀士冠禮稱將冠者爲髦士可知已齊風甫田之詩毛傳謂總角者聚兩髦也說文作鬏義髮至眉也則兩髦之爲童子無疑共伯爲童子而死則共姜之未嫁而守義信矣喪服傳有

禮故渡河之衛而作此詩即物以起興也按國語丹朱憑身以儀之注謂憑依其身而匹偶之與此儀字同義呂氏云以夫為法者非是

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古人用字常多反言如謂治為亂謂馴為擾謂潔為污謂始為落謂香為臭謂匹為特是也六書之外別出一義古今人所未究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序曰刺衛夫人也夾漈鄭氏曰詩有美刺不可以言語求觀其意可矣其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

周禮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諸侯夫人當得揄狄以下狄與翟同以雉形為衣飾蓋染絲而織之非彩畫也説見虞書毛傳曰翟羽飾衣也孫毓以為衣不可以羽飾然左傳楚靈王有復陶翠被是羽飾也但非禮服耳此章之翟與下章之展相對當是二狄無疑揥以摘髮若今之篦用以為飾蓋燕居有之非禮服也言如此之人胡然而尊之如天如帝乎云爾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

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展衣即周禮六服之一鄭司農謂展衣白孫毓謂展衣赤據經文瑳兮宜從白為是瑳說文云玉色鮮白竹竿巧笑之瑳是已或云瑳兮者謂縐絺蒙其上則與下文不屬縐絺即周禮之素沙紲袢說文或作褻袢云私服也言素沙為私服而以展衣蒙之也以縐絺紲袢為二物者非是

桑中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序曰刺奔也晦翁曰豈有欲刺其人之惡而反自陷其身于所刺之中乎其言誠辨矣然云誰設問明屬從旁揣摹期我數語正形容其思耳思其人則思其期我要我送我并思其所期所要所送之地妄想遊魂心口間歷歷自擬如此此思所必至非已有其事

詩其鼓之舞之也不更甚乎此後學所深疑也古今
狹邪諸篇未有指斥貴族之女者如子美麗人行豈
得不為刺詩況如此之儆于未然者乎沬今河南衛
輝府地桑間濮上在今山東濮州與此絕不相涉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穀梁春秋定十五年弋氏卒左氏公羊氏俱作姒氏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

讒殺太子至于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是
惠公乃國人所深疾也使此詩作于國人胡為而托
惠公之言哉
鶉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序曰美衛文公也春秋書城楚丘穀梁以為不與專

封則文公之受封者于義不應美而美之者以遷不
出境在齊不得為專封在衛不得為私受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
云其吉終焉允臧
周禮太卜之職國大遷則貞龜是為遷國之詩無疑
也楚丘城杜氏通典云在滑州衛南縣即今直隸滑
縣地蓋自曹而遷此也鄭氏謂在河濟閒乃古之河
道正出于此杜氏以為在成武者非也景山寰宇記

云在澶州衛南縣東南澶州即今開州與滑縣相隣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稅于桑田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騋牝三千
匪直也人人即民也謂不但于民事操心篤至也註
中似以以人指文公語覺未順秉心塞淵蓋頌美中寓
戒勉之意周禮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三千四百
五十六匹諸侯六閑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左傳衛文
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以四馬為乘計

蝃蝀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序曰止奔按禮坊記曰刑以防淫命以坊欲大抵人動于欲則不可遏且處尊位而自逞刑所不得加一念及于天命則福善禍淫蓋有凜然可畏者矣此詩所以終言知命亦止之于其所懷也如其既奔豈可及止哉舊說主理以言命則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未有此等之人可與言維皇降衷之理者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序曰刺無禮也按左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春秋時賢士大夫往往以人之一言一動決其生死誠非誣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干旄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序曰美好善也或疑彼姝者子非男子之稱按莊子有暖姝者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是姝者自好之貌

軍前之大旗曰旄旐則建旄今但曰干旄則是無旗之干單設旄而已蓋亦設之車上以號令者即纛也

孔氏以為九旗之干皆有旄者非是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爾雅錯革鳥曰旟郭璞云即曲禮載鴻及鳴鳶之類按革者獸革即虎皮貔貅也錯者參用之也則旟之不設旄可知古者一車不過駕四馬而已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騑五馬之制自漢始也然夏書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則古蓋有六馬

心則憂

序曰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張元岵曰說詩者泥于父母既沒禮絶歸寧多以馳驅為非實事夫處變事者不可諭以安理經絶痛者不可責以平心國破君亡仇不共戴而可以居常論乎且下云既不我嘉視爾不臧皆覿面對質之語豈可以于虛解也按是詩許穆尚在夫人必請命而後行豈有已行而大夫不知者蓋亦將然之事耳意穆

揮且狂

胡休仲曰衆揮且狂謂許人赴難恤災之義不切于心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君子不如我所之

是時衛之婚姻莫如齊宋宋桓夫人已出而齊桓又緩于救衛故夫人未决所因耳大夫即往衛之大夫相助為謀雖曰多方其情未必切至不如自往之為

得也

衛

淇奥

瞻彼淇奥緑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序曰美武公之德也按此詩皆就成德後敘述故首章末章以四如言次章以服飾言總是狀其有匪之象耳

大雅瑟彼玉瓚瑟者縝密之義左傳僩然授兵登陴僩者武毅之意縝密武毅總是欲不能侵而已

瞻彼淇奧緑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周禮弁師職云諸侯玉瑱則琇為玉名可知毛傳云天子玉瑱諸侯以石不知何據

瞻彼淇奧緑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之間自言自歌中有無限深情非徒曠懷高蹈者也夫賢者用世豈甘終隐以此永矢則時事可知已故詩人為公陳之以諷切焉考槃注中二說當以陳氏之說為近家語孔子自衛還息于鄹作槃琹以哀之則槃為絃屬考猶叩也世傳孔子有槃操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邁毛傳云寬大貌說文云艸也合而通之蓋取包荒之意

生則宮中貴人其為山川所特鍾者更可知矣何可忽視之也莊姜之不見答為衛國禍亂之本故詩人深致惜焉

國君夫人翟衣嫁以其染絲而織成之故謂之錦說見虞書士昏禮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景與褧通邢在今直隸邢臺縣周公之後譚在今山東歷城縣鄺姓子爵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稅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何玄子曰無使君勞恐以勞故而簡于禮非所以重大婚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孼孼庶士有朅

鱣黃魚鮪鱘魚形相似令混稱鱘鱑發發韓詩作鱍

魚掉尾也孽孽爾雅云戴也注首戴物貌蓋莊董之意朅與偈通莊子偈偈乎揭仁義注用力貌蓋强壯之意文選注引伯兮朅兮朅亦作偈

氓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序曰刺時也按此詩皆寓言也枉已以狗人者必有斥辱之患故借棄婦以深儆之谷風同為棄婦之詩

頎且前且却之狀也頓丘在今直隸開州復關今滑
縣東北有復關堤正與開州相近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
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乘垣望遠不見而泣是畏名義之心終不勝其慕榮
寵之心也假之卜筮所以固其志也益以財賄所以
厭其欲也總以喻其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之情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

媮惰之失也如但云過不在已與女耽不可說相矛盾矣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靡室猶采薇之靡室言不有其室而勞于外也即漸車帷裳之意婦人無外事而云靡室以此益知其為寓言也如車來賄遷而即云貧三歲為婦而即云老總非實語可知言既遂為室家之計既遂也

荀文若之飲藥周子南之摅床一失其身悔何及矣

禮表記引此以証諾責意亦與鄭箋合但鄭謂已與

其夫笑言相誓則與總角之語不合司馬相如美人

賦曰信誓旦旦秉志不迴得其解矣

竹竿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序曰衛女思歸也此詩與泉水相出入盖亦憂衛國

之將亂思歸而不得故作此詩北方無竹獨衛有之

自慰耳

芄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序曰刺惠公也左傳曰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則惠公之無知明矣此詩人所為刺也芄蘭之本不勝其支興童子之德不稱其服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未冠笄者佩容臭故

以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而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
止嚴華谷云衛都河北宋都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
至狄入衛之後戴公已渡河而南此詩之作在衛未
遷以前宋桓尚在襄公未立信如此則夫人之歸勢
自阻于桓公非止于禮義者此詩何為見錄按楚丘
在今北直滑縣古今河勢遷徙無常或出其南或出
其北度文公遷時必在河北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故托于閨思至痛心疾首而不能恝置也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者言旱灾也春秋伐鄭之下即書大雩書螽可証洪範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蓋上多驕恣則下多愁怨而恒雨之罰應之上多過差則下多亢逆而恒暘之罰應之故五行傳以恒雨為伏戎之兆恒暘為失衆之占也當是時鄭未有罪于王王易其田又奪其政此鄭之滋不服也又輕身以伐之卒致撓敗而王命自此遂不復行于天下此春秋之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稽康養生論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合歡木也萱草

草也鄭氏通志以合歡忘憂為一物晦翁從之其實

非也心痗者其憂益深故其病益深也

有狐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序曰刺時也按此詩所刺是上不恤民民苦饑寒也

狐尾重難以渡水惟聽氷合無聲則渡在淇梁者氷

厲通作礪列石水中践之以渡也帶所以繋衣無帶
則衣敝可知不特無裳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序曰美齊桓公按齊有大功于衛反以木瓜木桃木
李當之似屬不倫或云小物猶當厚報况大功更宜
何如詳玩詩詞殊無此意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齊桓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讀詩畧記卷一